

魯迅選集

(四)

(162)

魯迅選集

第 四 卷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魯 迅 選 集

第四卷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 8 7/8印張 2擇頁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0 定價(4)0.84元

第四卷說明

本卷收入雜文六十一篇，从女人未必多說謊到讀書忌等二十篇，选自花边文学；从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到論俗人应避雅人等十八篇，选自且介亭雜文；从隱士到“題未定”章（六至九）等十八篇，选自且介亭雜文二集；从写于深夜里到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五篇，选自且介亭雜文末編。

目 次

女人未必多說謊	5
批評家的批評家	7
大小騙	9
小品文的生機	11
一思而行	13
偶感	15
吟泰理齋夫人事	17
玩具	19
“物底”的底子	21
知了世界	23
水性	25
玩笑只當它玩笑(上)	27
(附錄): 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29
(同上): 康伯度答文公直	30
玩笑只當它玩笑(下)	32
看書瑣記(一)	34
看書瑣記(二)	36

趋时和复古	38
迎神和咬人	40
看書瑣記(三)	42
“大雪纷飞”	44
讀書忌	46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48
答国际文学社問	54
論“旧形式的采用”	56
连环图画瑣談	59
儒术	61
拿来主义	65
难行和不信	68
忆韦素园君	70
忆刘半农君	76
門外文談	79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96
“以眼还眼”	98
运命	102
拿破侖与隋那	104
病后杂談	105
病后杂談之余	115
阿金	126
論俗人应避雅人	130
隱士	132
論諷刺	134

人生識字胡塗始	136
文人相輕	138
弄堂生意古今談	140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142
什麼是“諷刺”？	148
論人言可畏	150
再論“文人相輕”	153
從幫忙到扯淡	155
“題未定”草(一至三)	157
幾乎無事的悲劇	164
三論“文人相輕”	166
〔備考〕：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魏金枝)	168
四論“文人相輕”	170
五論“文人相輕”——明術	172
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176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178
“題未定”草(六至九)	181
寫于深夜里	194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204
死	208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213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216
注釋	220
魯迅著譯年表	270

女人未必多說謊

侍桁先生在談說謊¹里，以為說謊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舉証的事實，是：“因此為什麼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

那並不一定是謊話，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實。我們確也常常從男人們的嘴里，听說是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多，不過却也并無實証，也沒有統計。叔本華先生²痛罵女人，他死后，從他的書籍里發見了醫梅毒的藥方；還有一位奧國的青年學者³，我忘記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書，說女人和謊話是分不開的，然而他後來自殺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經病。

我想，與其說“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不如說“女人被人指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的時候來得多”，但是，數目字的統計自然也沒有。

譬如罷，關於楊妃，祿山之亂以後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情都由她，敢說“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⁴的有幾個。就是妲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

今年是“婦女國貨年”⁵，振興國貨，也从婦女始。不久，是就

要挨罵的，因為國貨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責罵，男人們的責任也盡了。

記得某男士有為某女士鳴不平的詩道：“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⁶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批評家的批評家

情勢也轉變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徹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辦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盡可以自說並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夠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為藝術的藝術”的作品，合於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選登一篇贊成這種主義的批評，或讀後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象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擦它到地裡去。讀者這就被迷了眼。但在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記性，却不能這麼兩端的，他須有一定的圈子。我們不能責

备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¹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間橫系一条繩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这么一比，有定見的批評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讀者发生滿心的憎恨。但是，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嗎？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誣陷，更不是什么批評。

（一月十七日。）

大 小 騙

“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貼、謄抄、販賣、假冒。不过不可究詰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名人的題签，虽然字不見得一定写的好，但只在表示这書的作者或出版者認識名人，和内容并无关系，是算不得騙人的。可疑的是“校閱”。校閱的脚色，自然是名人、学者、教授。然而这些先生們自己却并关于这一門学問的著作。所以真的校閱了沒有是一个問題；即使真的校閱了，那校閱是否真的可靠又是一个問題。但再加校閱，給以批評的文章，我們却很少見。

还有一种是“編輯”。这編輯者，也大抵是名人，因这名，就使讀者覺得那書的可靠。但这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書上有些序跋，我們还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断定它是否真是这人所編輯，但市上所陈列的書，常有翻开便是目录，叫你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这怎么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門类的刊物的所謂“主編”，那是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下至地底，无不通晓了，“无为而无不为”¹，倒使我們无須再加以揣測。

还有一种是“特約撰稿”。刊物初出，广告上往往开列一大批特約撰稿的名人，有时还用凸版印出作者亲笔的签名，以显示其真实。这并不可疑。然而过了一年半载，可就漸有破綻了，許多所謂特約撰稿者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見。是並沒有約，还是約而不来呢，我們无从知道；但可見那些所謂亲笔签名，也許是从別处剪来，或者簡直是假造的了。要是从投稿上取下来的，为什么見签名却不見稿呢？

这些名人在卖着他們的“名”，不知道可是領着“干薪”的？倘使領的，自然是同意的自卖，否則，可以說是被“盜卖”。“欺世盜名”者有之，盜卖名以欺世者又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門。然而受損失的却只有讀者。

(三月七日。)

小品文的生机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論語¹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場的丑脚。罵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²。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³，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⁴曰：“中国无幽默”。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謚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談上引了古人之言⁵，曰：“夫飲酒猖狂，或沉寂无聞，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癡癡，欲使洁身自好者負亡国之罪，若然則‘今日烏合，明日烏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軾，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輩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閑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間世，是系統的化名的把戏⁶，却是錯誤的，証据是不同的論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驥，終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諢，但也有热心人的讜論，世态是这么的糾紛，可見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間世的一綫生机罢。

(四月二十六日。)

一思而行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儼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¹，却稍嫌不够。

人間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們何尝有貳話。然而轟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許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諷刺，諷刺就是漫罵。油腔滑調，幽默也；“天朗气清”²，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談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牘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轟然一声，天下又无不罵幽默和小品。其实，則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詞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現在則受之者已等于被罵；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淨的名称；自爱者聞文

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經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沒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嗎？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来，何所見而去”²，然而又心怀不滿，罵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媽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結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們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視或鄙棄，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熱鬧，是值得感謝的。但在烏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靜了，可是还要象样一点点。

（五月十四日。）